

中國古地圖上的雙嶼

龔纓晏*

16世紀前期，葡萄牙人曾在浙江沿海建立過一個名為 Liampo 的貿易基地。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）四月，明朝軍隊在朱纨的指揮下搗毀了這個基地，並將其填塞。上個世紀30年代，方豪率先提出，葡萄牙人所說的 Liampo 就是中文文獻所記載的浙江雙嶼港。⁽¹⁾自此之後，學術界對雙嶼港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，並且不斷取得進展。⁽²⁾

目前，學術界普遍認為，“雙嶼”一詞在明代文獻中有不同的含義。第一是指佛渡島與六橫島之間的水道“雙嶼港”或“雙嶼門”，因航道中有兩個被稱為“雙嶼”或“雙峙”的小島而得名。第二是泛指雙嶼水道兩側眾多的港汊。第三是特指1548年被明軍搗毀的港口。本文所要探討的就是第三種意義上的雙嶼港，即16世紀葡萄牙人在浙江沿海的貿易基地。



〔圖一〕《鄭和航海圖》中的雙嶼

*龔纓晏，浙江大學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，主要從事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。



〔圖二〕《嘉靖寧波府志》中的黃公山

由於文獻資料的不足，許多學者把解決雙嶼問題的希望寄託在考古發掘上。近年來，隨着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，六橫島一帶的基本建設也在大規模地進行着，但至今沒有發現有關雙嶼的任何線索。這樣，迫使我們把目光轉回到文獻上，特別是古代地圖資料上。

從字面上講，任何一對相近的小島都可以被稱為“雙嶼”。在明朝末年茅元儀所編的《武備志》中，保留着一幅反映15世紀前期鄭和下西洋的《鄭和航海圖》，其最初繪製的時間大概是在15世紀中葉。⁽³⁾在《鄭和航海圖》的舟山海域（也就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區域），就可以看到有兩個地方都標明是“雙嶼門”〔圖一〕。⁽⁴⁾因此，不能一見到“雙嶼”兩字，就把它與葡萄牙人聯繫起來。

對於雙嶼的位置，親自到現場進行過視察的朱統這樣描述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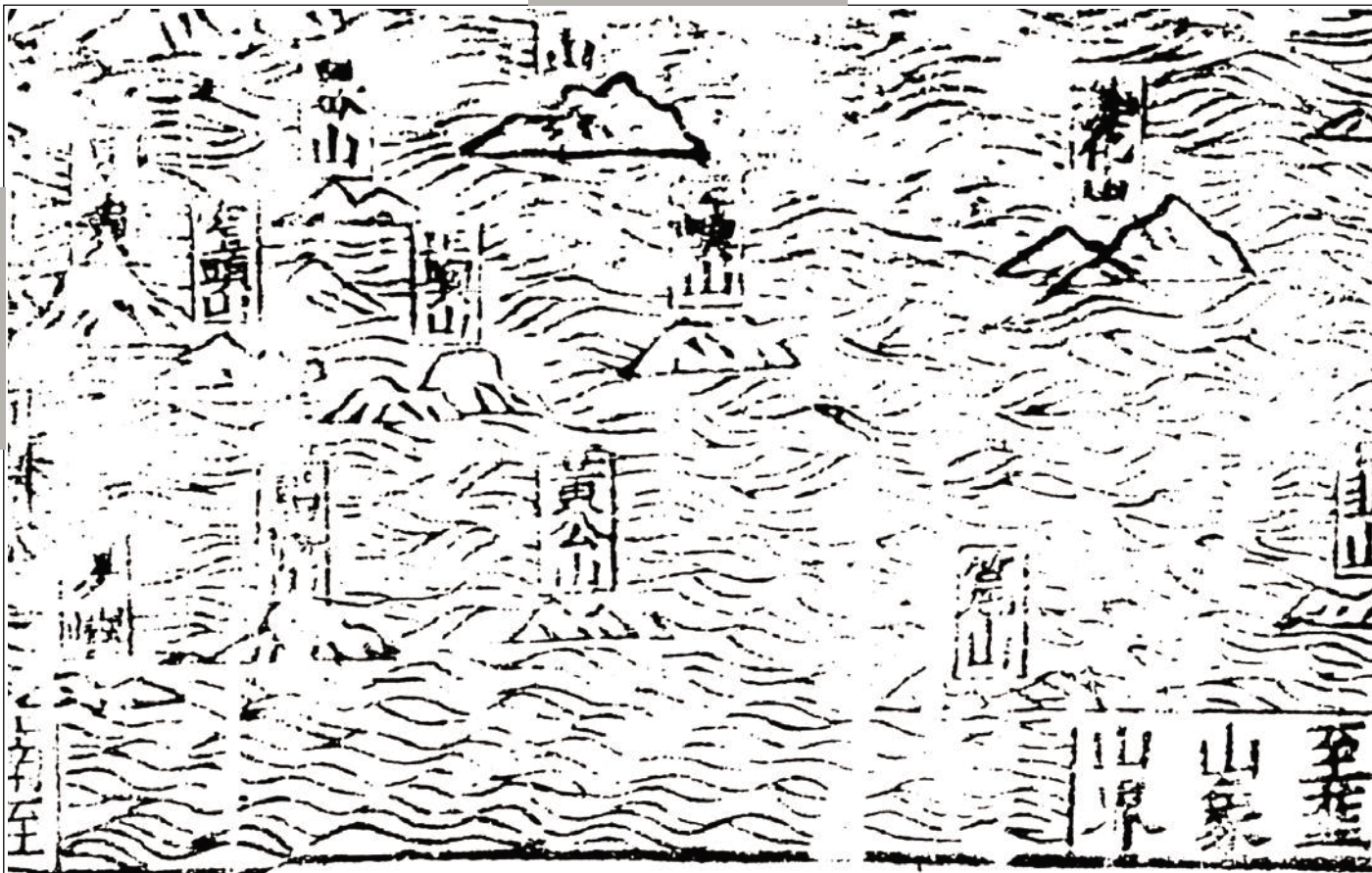
五月十六日，臣自霽衙所親渡大海，入雙嶼港，登陸洪山。”⁽⁵⁾

由此可見，雙嶼港就在陸洪山附近。陸洪山，即現在的六橫山，古代又稱“黃公山”，相傳“晉時，隱者黃公善神術，制白虎，斃此，故名。”⁽⁶⁾在明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）所刊的《寧波府志》“舟山境圖”中，我們就可以看到“黃公山”〔圖二〕。⁽⁷⁾就在嘉靖年間，“黃公山”的名稱逐漸被“六橫山”或“陸奧山”所取代。

曾經在東南沿海參加過抗倭戰爭的鄭若曾，於



〔圖三〕《籌海圖編》康熙刻本中的雙嶼



〔圖四〕《籌海圖編》中的雙嶼港

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）編成海防名著《籌海圖編》。在該書所附浙江沿海地圖上，就標有“陸奧山”，而且，此山上面還寫有“雙嶼港”之地名。^{〔8〕}〔圖三〕是清朝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）的刻本。在明朝萬曆年間刊印的《籌海重編》中，也有類似的一幅地圖，不過，在“雙嶼港”與“海閘門”之間增加了一個地名“浪搖頭”，而且，“雙嶼港”三字被標在一個港灣之中〔圖四〕。^{〔9〕}四庫全書所收《籌海圖編》的雙嶼港，與萬曆刻本《籌海重編》大體相同，但在雙嶼港對面出現了一個獨立的島嶼〔圖五〕。^{〔10〕}

上述地圖表明，雙嶼港就在六橫山下，這與文字描述相同。但是，這些地圖太小，無法說明雙嶼港在六橫島的具體位置。所幸的是，在《兩浙海防類考續編》中，有一幅更大、更詳細的浙江沿海圖，這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資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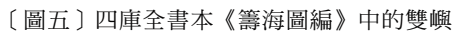
《兩浙海防類考續編》的作者是范涑，號晞陽，安徽休寧人，萬曆二年（1574）進士，萬曆二十六年

（1598）陞浙江按察使，二十九年（1601）陞浙江右布政使，三十二年（1604）陞福建左布政使。史家評價說：

涑素持清節，而亦不乏擔當，歷任中外，孤介寡合，翩翩自成一家，亦特立獨行之君子云。^{〔11〕}

《兩浙海防類考續編》於萬曆二十九年開始編寫，萬曆三十年（1602）完成。清朝四庫館臣對這本書的評價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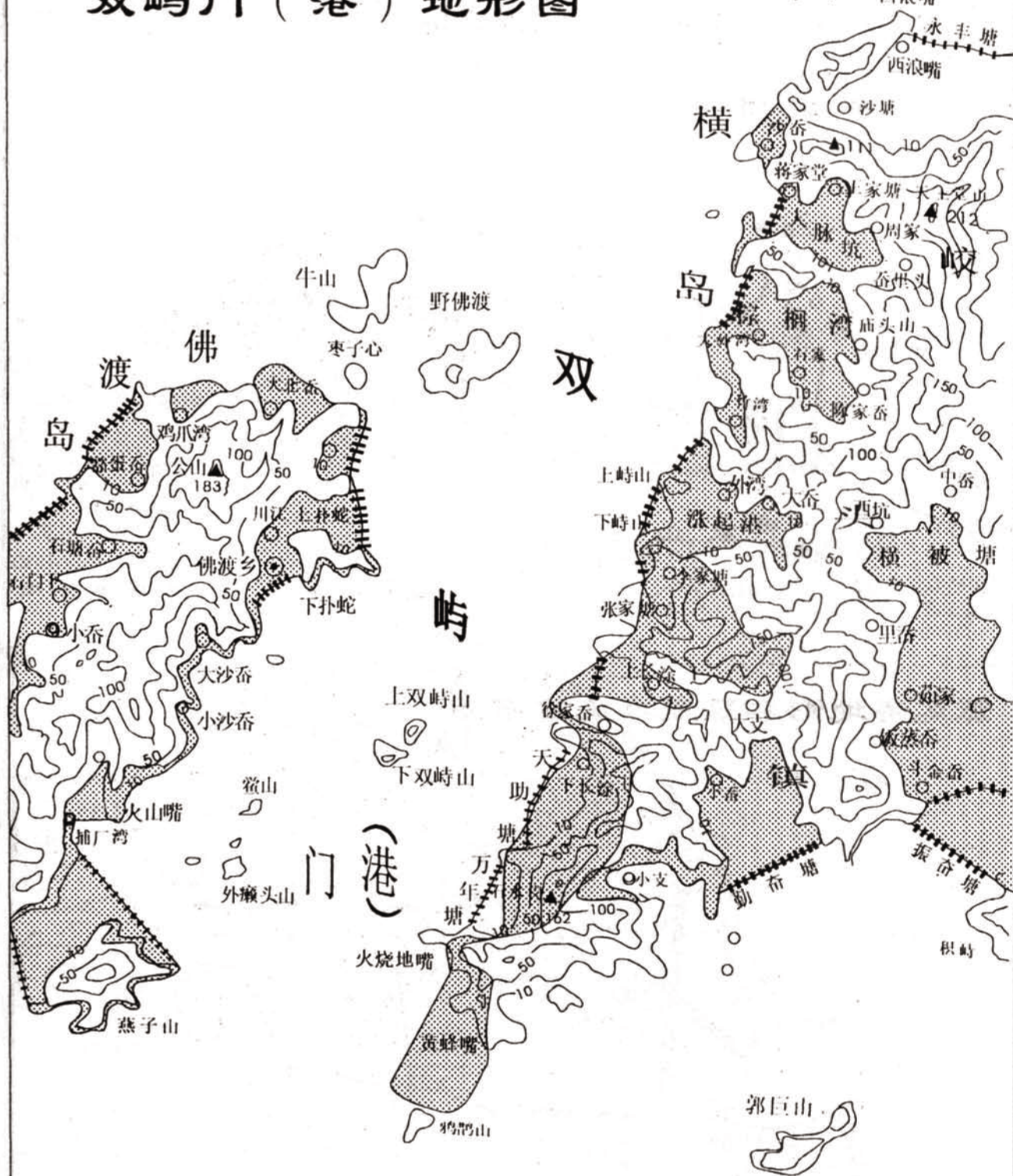
自嘉靖中倭寇犯兩浙，沿海郡縣被害最深，故守土者以海防為首務。胡宗憲作《籌海圖編》後，續之者有《海防考》、《海防類考》諸書，而沿革不常，每有闕略。萬曆二十九年，涑官海道副使，因取諸書復加增廣，故名曰《續編》。前有史繼辰序，並《類考》舊序二首，凡四圖、



在《兩浙海防類考續編》所附浙江沿海圖中（圖六）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，“雙嶼港”就是“陸橫山”下的一個半圓形港灣，它的對面則是一個名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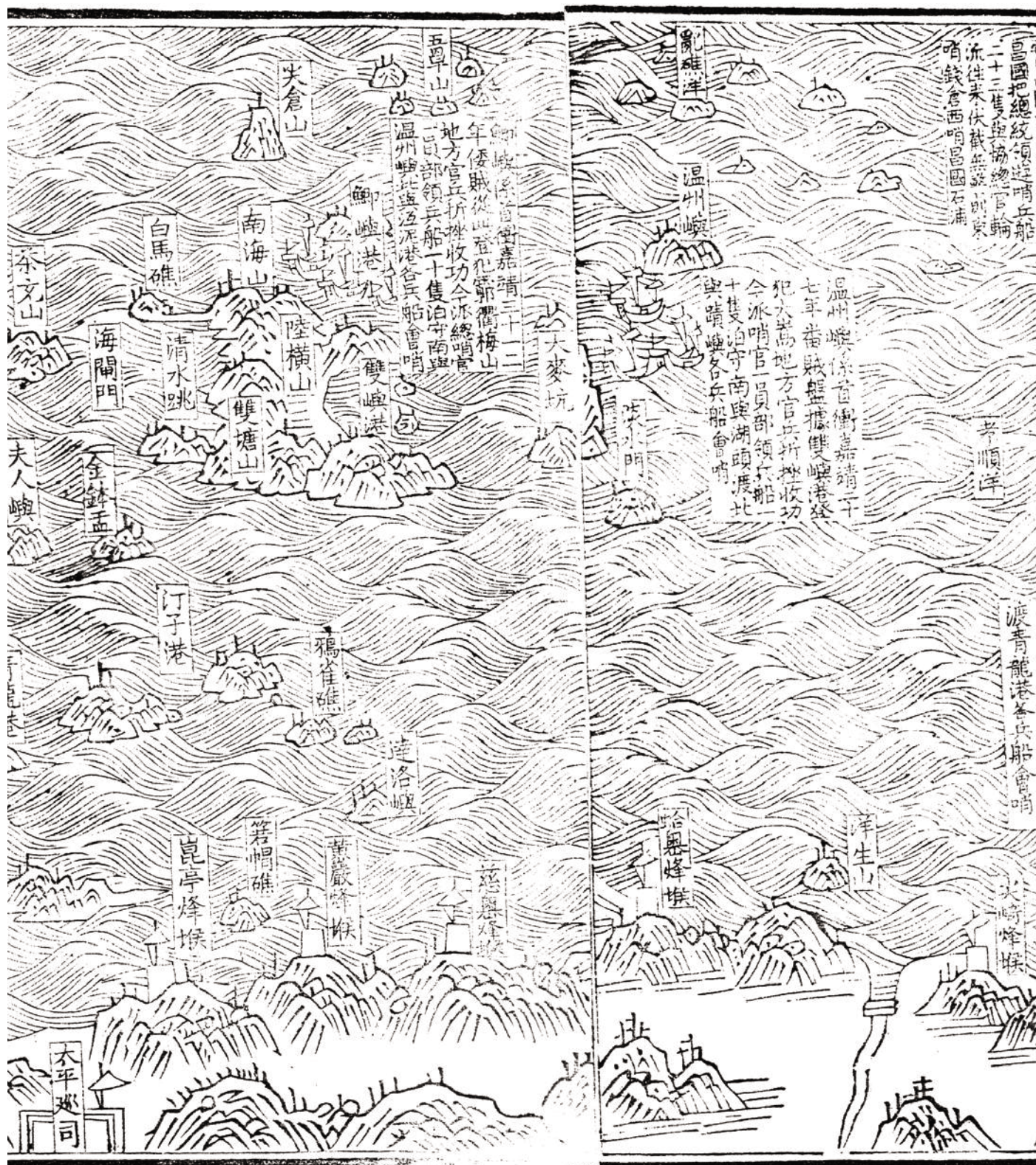
双屿门（港）地形图

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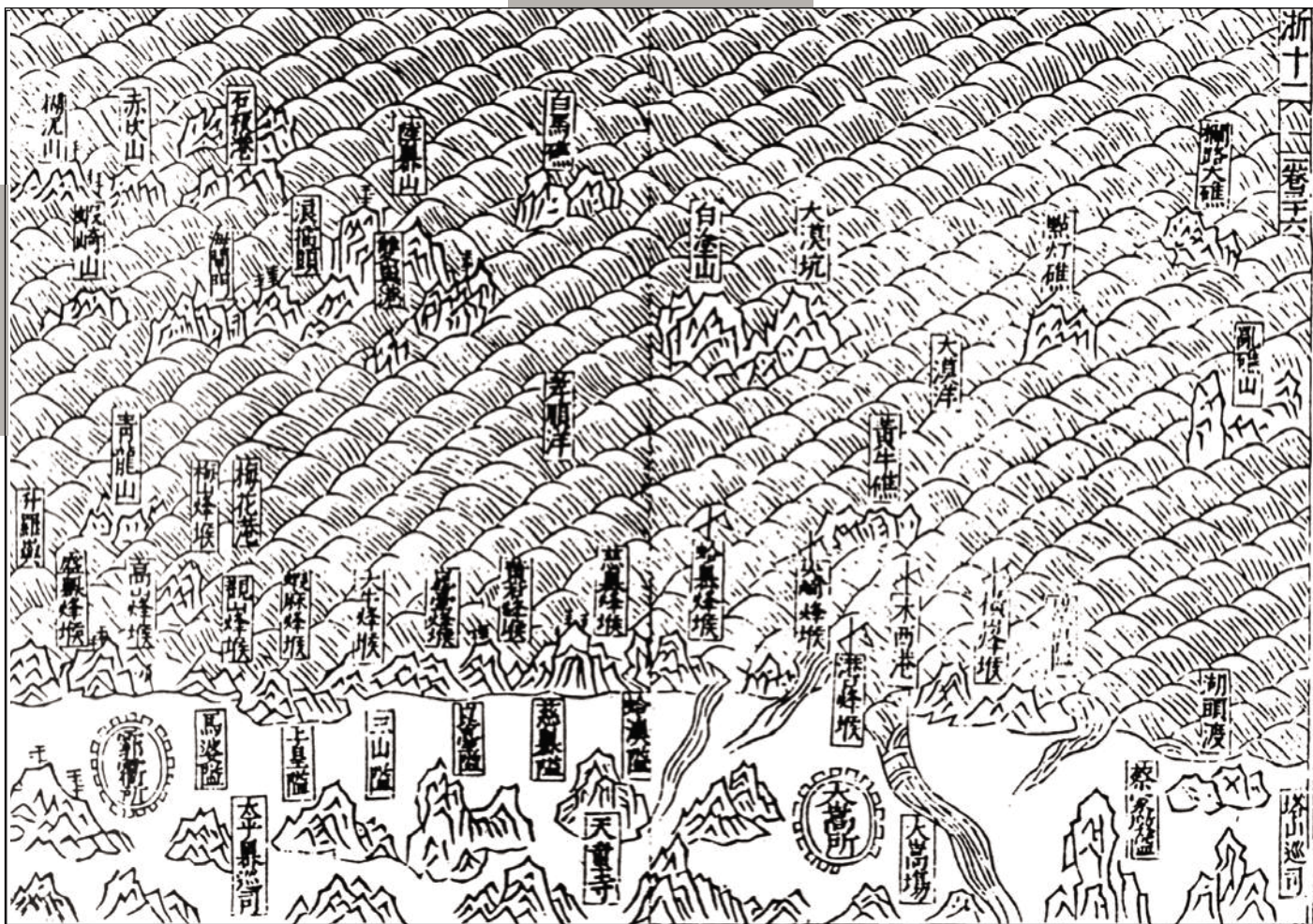


比例尺 1:70000

〔圖六〕《兩浙海防類考編編》中的雙嶼（圖中陰影區域在明代仍是海域）



〔圖七〕《民國定海縣志》中的六橫島



〔圖八〕雙嶼門地形

“大麥坑”的獨立島嶼。這樣的圖形，與文獻記載是相符合的。嘉靖二十七年二月，在攻打雙嶼之前，朱統根據部下的報告上奏說：

海中地名大麥坑，與雙嶼港兩山對峙，番賊盤據二十餘年，率難輕動。近據原差串網船戶沃三十七等哨探，雙嶼賊船見移泊大麥坑山躲避風寒。⁽¹⁵⁾

大麥坑，現在又稱大脈坑，有三層不同的意義。第一是指六橫島西北部的高山“大麥嶺”。第二是指大麥嶺下的一個村莊。在《民國定海縣誌》附圖中，可以看到“大麥嶺”和“大麥坑”〔圖七〕。第三是指大麥嶺北側的海灣（現在已經淤塞〔圖八〕）。⁽¹⁶⁾ 朱統這裡所說的“大麥坑”，顯然是高山的名稱，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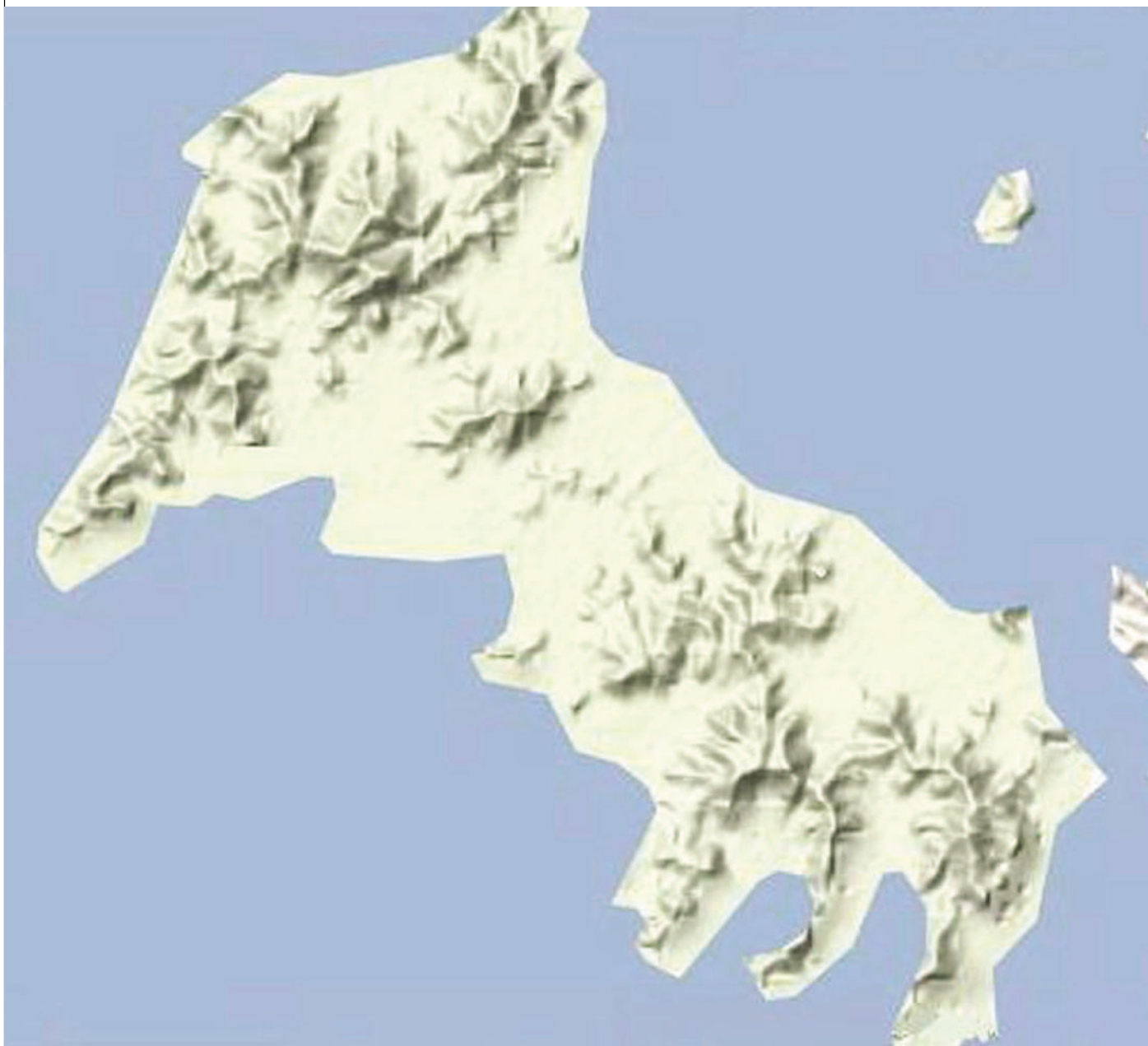
大麥嶺。圖六的“大麥坑”也是一座高山，即大麥嶺。

明軍搗毀雙嶼港後，朱統於五月十八日決定將其填塞。六月二十六日，海道副使魏一恭到現場視察，發現“北港已築未完，南港尚未興築”。⁽¹⁷⁾ 由此而言，雙嶼港由南北兩港組成。近來，王慕民教授認為，作為葡萄牙人貿易基地的雙嶼港，應在大麥坑與漲起港之間⁽¹⁸⁾，說得更具體一點，就是指棕櫚外灣和棕櫚灣。錢茂偉教授則進一步提出，雙嶼港的北港就是指作為海灣的大麥坑，南港就是指漲起港。⁽¹⁹⁾

〔圖六〕證明，雙嶼港確實位於大麥嶺附近。但是，如果深究下去，上述學者的觀點又很難成立。第一，在〔圖六〕中，大麥坑是個孤島，與雙嶼港隔着大海，兩地之間沒有陸路可通。第二，朱統明確

說：“海中地名大麥坑，與雙嶼港兩山對峙。”據此，大麥坑與雙嶼港應是兩個不同的地方，否則就無法“對峙”了。此外，朱紈在奏摺中還有“雙嶼賊船見移泊大麥坑山躲避風寒”等字句，這也說明“賊船”原先所停泊的雙嶼港，與大麥坑並非一地。第三，如果把大麥坑海灣視作雙嶼港的北港，把漲起

港視作雙嶼港的南港，那麼，明軍在進攻雙嶼時，必須分別封鎖並攻打兩個港灣，但實際上，明軍祇攻打了一個港灣，而不是兩個。朱紈對此過程有過較為詳細的敘述：四月初七日寅時，“雙嶼賊船突駕出港，指揮張漢、縣丞廖日恆等兵船追敵間。本職一面督委定海衛縣千戶王守元、典史張口帶兵入



六橫地形圖

港搜羅，將雙嶼賊建天妃宮十餘間、寮屋二十餘間、遺棄大小船二十七隻，俱各焚燒盡絕。”⁽²⁰⁾

現在的六橫島是個長約 17.5 公里的大島，但在明代，它分為兩個獨立的島嶼（這兩個島嶼後來分別被稱為“上莊”和“下莊”），由於人工築堤，到了清道光十六年（1836），兩島才聯成一片。⁽²¹⁾如果圖六沒有畫錯的話，那麼，圖上所說的“大麥坑”應當是指整個上莊島，或許，當時整個上莊島就被稱為“大麥坑”，而六橫島僅指後來所說的“下莊”，雙嶼港則是六橫島西北側的港灣，明代又稱“雙嶼澳”。⁽²²⁾所謂的“海中地名大麥坑，與雙嶼港兩山對峙”，就是指上莊的高山與下莊的高山相對而立。

由於長期圍墾，六橫島的許多天然港灣都成了大片良田，所以，要想通過現在的地形地貌來確定雙嶼港的位置，已經非常困難了。根據民國時期所繪的六橫島地圖〔圖七〕，我推測被明軍所填的雙嶼港，很可能位於青江嶺的西北側，即外狗眼頭、外廠、徐江畝一線。整個雙嶼港（又稱雙嶼澳）由南北兩個相鄰的灣汊組成，既與大麥嶺隔海相望，又與六橫山、雙塘山同處一側，有陸路相連，再後面的大海中則有海閘門、蝦峙（今作“蝦峙”）山等，所有這一切都符合圖六所描繪的雙嶼港地形。

最後，還要順便談談 16 世紀末林旭登（Linschot）的相關記載。林旭登說，在寧波沿海有個大島（學者們普遍認為就是六橫島），在它的西北方向 2 古里的地方，還有個“又大又高”的島嶼。⁽²³⁾對於這個島嶼，金國平認為是佛渡島，錢茂偉認為是梅山島，主要理由是“2 古里相當於 11 公里，佛渡島距離六橫島不足 2 公里”。⁽²⁴⁾不過，林旭登還說過這樣的話：“從該島北側至陸地的距離約為 3 古里。”也就是說，這個“又大又高”的島嶼，距離陸地的距離，要比距離六橫島的距離多出 1 古里。而梅山島距離陸地的實際距離，卻要遠遠短於距離六橫島的距離。因此，金國平的觀點更加可取。

希望本文能夠有助於雙嶼港問題的徹底解決。

【註】

- (1) 方豪：〈十六世紀浙江國際貿易港 Liampo 考〉，《方豪六十自定稿》，臺北：學生書局，1969 年；施存龍：〈葡萄牙人與 Liampo 考證〉，《文化雜誌》，2002 年春季刊。
- (2) 龔纓晏：〈近年來 Liampo、雙嶼研究述評〉，《澳門研究》，第 25 期（2004 年 12 月）。
- (3) 向達：《鄭和航海圖》，頁 4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1 年。
- (4) 向達：《鄭和航海圖》，頁 30。
- (5) 朱紉：《璧餘雜集》卷四，影印第 93 頁，四庫禁毀書叢刊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5 年。
- (6) 《光緒定海府志》，卷十四，影印第 114 頁，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93 年。
- (7) 《嘉靖寧波府志》卷一，影印第 80 頁，臺北：成文出版社 1983 年影印。
- (8) 鄭若曾：《籌海圖編》卷一，頁 65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 年。《鄭開陽雜著》（四庫全書本）卷一中的浙江沿海地圖，與此基本相同。
- (9) 鄭若曾撰、鄧鍾重輯：《籌海重編》卷一，影印第 27 頁，四庫禁毀書叢刊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5 年。
- (10) 鄭若曾：《籌海圖編》卷一，影印第 20 頁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2-1986 年。
- (11) 過庭訓：《本朝分省人物考》卷三七，影印第 30 頁，續修四庫全書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-2003 年。
- (12) 永瑤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七五，頁 656-657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5 年。
- (13) 范涑：《兩浙海防類考》卷首，影印第 262-263 頁，續修四庫全書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-2003 年。
- (14) 本文所據《兩浙海防類考》藏於上海圖書館。此外，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也藏有此書，參見洪煥春：《浙江方志考》，頁 591，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4 年。
- (15) 朱紉：《璧餘雜集》卷二，影印第 37 頁。
- (16) 包江雁主編：《雙嶼港研究》，頁 51，北京：天津出版社，2001 年。
- (17) 朱紉：《璧餘雜集》卷四，影印第 92 頁。
- (18) 王慕民：〈十六、十七世紀葡萄牙與寧波之關係〉，《澳門研究》第 10 期。
- (19) 錢茂偉：《“雙嶼港”（Porto Liampó）歷史新探》，《浙江海洋文化與經濟（第二輯）》，海洋出版社，2008。又可見 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dade6f6010009k5.html
- (20) 朱紉：《璧餘雜集》卷二，影印第 39-40 頁。
- (21) 蔣文波主編：《六橫志》，頁 50，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96 年。
- (22) 陳子龍等輯：《明經世文編》，卷二七〇，頁 2849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 年。
- (23) 中譯文可參見金國平編譯：《西方澳門史料選萃（15-16 世紀）》，頁 57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5 年。
- (24) 錢茂偉：《“雙嶼港”（Porto Liampó）歷史新探》。